



一路繁花

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处小院，在院墙外种上花。花开了，让路过的人停下脚步，闻一闻花香，感受草木和光阴的美好。

花是让别人看的

□汪树明

“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。”这是季羡林先生散文精读中一篇文章的题目。

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时，看到德国人家家养花，但家家都把花栽在临街窗户的外面，花朵都朝外开，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。“走过任何一条街，抬头向上看，家家的窗户前都是花团锦簇，姹紫嫣红，许多窗户连接在一起，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。”他问房东：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！”房东回答：“正是这样。”季羡林不禁感叹道：“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。走在街上的时候，自己又看别人的花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耐人寻味的。”

近日，读到作家王太生的《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》。文章也记述了类似的情形：“在我们这个小城，不少人家的宅院门旁都长着花儿。”他在文中赞道：“把花种在门外的，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，不只种在院里独乐，而是种在门口，与路人分享。”

现实生活中，住有小院的人家，外面只要有有一星土地，就是留给花的。我经常去丰华小区、五河小区拍照，吸引我的就是围墙外的花儿。前不久，潘庄梨花节开幕，我看了梨花，又顺道去了五河小区。小区内都是连体两层小楼，错落有致，家家户户低矮透空的院墙外，都栽着花。此时，有金黄的迎春花，有粉红的海棠花、有洁白的玉兰花，还有蔷薇、月季……整个小区在花海之中，嗅一嗅，花香醉人。我掏出手机，拍了又拍，把花儿带回家，留在相册里。在一户围墙下，用黄色小木栅栏围成花园，格外显眼，我正蹲着寻找拍照角度，从敞开的院门里窜出雪白的小狗，对着我高一声低一声吠叫。女主人捧着饭碗跟着出来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没事，不咬人的。生人来了，它都这样。”我回：“它是怕我把你家的花拍走吧。”“喜欢，你就多拍点。花就是让人看的。”

想起早上散步路过朱奶奶家。她家在通榆河西，家东南两边都是路。家院是铁栅栏，栅栏爬满了蔷薇、紫藤。小院内，栽植着各种花草。春夏，绿树荫浓，一院幽香。院内建有凉亭，摆着石桌、石凳、石磨、石磙……赏心悦目，天然有趣。一日走过，朱奶奶见我隔着栅栏拍照，热情地把我引进小院：“进来，进来拍。我家这小院就是让人看的、坐的，隔壁邻居天天来坐，聊天，喝茶。”朱奶奶告诉我，之所以用镂空的铁栅栏当围墙，就是让路过的人好欣赏到院里的花花草草。

向阳路上的怡园小区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。那儿每家每户的门外和墙下篱笆上都长着花儿。我送孙女上学路过，没事时也会沿路一家家看过去，嗅一嗅花香，拍几张美照。前日，看到一人站在一户门前，轻扣几声门，没听见里面回音，也没立即返回，而是站那儿饶有兴趣地欣赏门前的月季花。看着他一会儿低头闻闻花香，一会儿又仰头望了望房顶上垂下的胖嘟嘟的紫藤花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”这句话。想必那人虽寻人不遇，却有遇花之欣然。

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处小院，在院墙外种上花。花开了，让路过的人停下脚步，闻一闻花香，感受草木和光阴的美好。

人物素描

在他心里，那些金色的种子，那些碧绿的嫩芽，那些花儿似的蔬菜，就是他的孩子，就是他的梦想，就是他的生命！

沈留根的逐梦故事

□范爱华

西溪王家巷半途，是喻家豆腐坊。在喻家豆腐坊对面，有一伸向北面短短的呆巷，住着六七户人家，其中有个叫沈留根的男孩就住这里。

下午放学，校园铃声响后不久，呆巷口准时摆出一小摊，小摊上的商品并不丰富，甚至有点单调：糖果、萝卜、瓜子，再无其他。小摊旁放一小凳，小凳上坐一男孩，手里捧着书，在认真阅读。

从呆巷口经过的人，总要投来同情的眼光。这时，一位父亲领着儿子刚好从小摊经过，坐着看书的男孩马上起身招呼：“伯伯好！”坐在小凳上看书的男孩，出生后就没有父亲，是个遗腹子，取名“留根”，意为留下沈家之根。寡母靠替人家洗衣服、做针线活挣来的微薄收入拉扯他长大。留根体谅妈妈的辛苦，每天放学后在巷口摆个小摊，帮家里挣几个零花钱。

在学校，留根从不惹是生非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那时，学校年终奖励好学生，由王协顺油米厂王永豫老板赞助，购买图书文具；他手里有一本书，第一页写着：“奖给模范学生沈留根”，下面署名王永豫，盖西溪小学学校公章。这本书，沈留根一直留着。

从小，母亲就叮嘱他：“穷人家的孩子只有好好读书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他把母亲的话默默记在心里。每天晚上，他在煤油灯下，神情专注地研读、做题，有时，那盏灯一直亮到天明。初中毕业后，他因品学兼优，被保送至江苏省盐城中学读高中。几年后，那个在呆巷口摆摊的男孩沈留根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农业大学。他和王云英、王怀罗一样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从王家巷走出的第一代大学生。

后来，沈留根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，被分配至上海农科院园艺研究所，从事蔬菜育种工作。上海是个大城市，人口逐年递增，要保证市民每天都能吃上新鲜蔬菜，谈何容易。

沈留根一头扎进实验室，运用所学知识，搞起蔬菜育种实验。在育种基地，总会有这么一个身影，他肩扛锄头，头戴草帽，身穿朴素的衣服，除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笔，几乎与农民没有两样。常年风吹日晒，以至于来基地实习的学生也误认为他是普通农民，有时向他咨询田间问题，不叫老师而叫他：“大伯！大伯！”他就是蔬菜育种专家沈留根。这也让后来得知真相的学生唏嘘不已。

在蔬菜品种研究领域整整打拼了40多个春秋的沈留根，成功培育并大面积推广了10多个蔬菜新品种和蔬菜栽培技术。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蔬菜育种实验，他常说：“育种是一个不断逐梦的过程，在优中选优，永远没有终点，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”在他心里，那些金色的种子，那些碧绿的嫩芽，那些花儿似的蔬菜，就是他的孩子，就是他的梦想，就是他的生命！

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沈留根培育出无籽西瓜，名噪一时。当超市菜场、大街小巷，热销无籽西瓜时，谁会注意那个身着布衣、脚蹬布鞋，满身尘土，在人群中匆匆走过的农民模样的沈留根，这就是一位育种专家务实、简朴、低调的人生。

沈留根退休后，对人生颇多感慨，致信时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、研究生部主任王吉鹏先生说：“回顾我的人生，不能说是成功的，只是到现在感觉还是比较自在……对国家民族来说，个人的成败得失不足道，国家民族的兴衰才是最要紧、最值得关注的。”

一封薄薄的信笺，足见其宽广的胸襟，深长的家国情怀！

夏日将至，当你咬一口西瓜，清甜可口，慢慢品尝时，你可曾想起那无数个日夜，蹲在田边地头，培育和推广西瓜的蔬菜专家沈留根，以及他背后励志的故事。

留根，留下了沈留根培育的许多花色蔬菜之根，留下了无籽西瓜之根，更留下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之根！

湖畔人家

海鲜最美白螺蛳

□刘庆宝

俗话说，“明前螺，赛肥鹅”。经过一个冬天的滋养，清明前的螺蛳色青、壳薄、肉厚，尚未产籽，泥腥气小，鲜美可口，一口就能“嗍”出春天的味道。

我的家乡是水荡地区，湖河沟汊，纵横密布，水中孕育着无数螺蛳，水码头桩上、河沟岸边、湖边芦苇滩的牛脚塘里，俯拾皆是，大伙儿亲切地叫螺蛳为“螺螺”。记得儿时村里大多人家都穷，吃肉凭肉票，螺螺是解馋的最佳选择。老家捕螺螺的方法主要有趟、摸和张等，趟螺螺要站在行驶的船头，手持趟网子，向前一推一收，那是技巧加力气的活儿，是成年人的专利。我们毛头小伙拿手的就是摸螺螺和张螺螺。摸螺螺最简单，拎只小木盆，来到湖边芦苇滩的小沟头，脱掉鞋子，卷起裤筒，沿着岸边，双手伸进水底捋摸，一摸就是一把螺螺，转眼的工夫就能摸二三斤。最有趣的是张螺螺。星期日，从草堆上拽下一抱乱头子稻草，稻草中间包裹一块砖头，取一根丈把长的草绳，一头把稻草捆紧，扔下湖边的水里，草捆浸水后加上砖头的重量，很快沉入水底，草绳的另一头系在湖边的树桩上。这样的草捆投放两三个，一字摆开，每个间隔两丈远，形成阵势。第二天雄鸡打鸣时翻身下床，拎着小木桶来到湖边，拽起草绳，把草捆拽上岸，哇！草捆周身吸满了螺螺，一捆就能摘下一二斤。摘完后再扔下河里，放晚学又可以“摘”到螺螺。

把捕的螺螺拎回家，先剪去螺螺的尾巴，再放清水里养两三个小时，滴上两滴香油，让它将泥渍、泥污都吐掉，这样就可以做爆炒螺螺了。

母亲可是做爆炒螺螺的好手。母亲先往热锅热油里加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炒香，“嗞啦”一声，倒入螺蛳，再倒上家里做的豆瓣酱、撒上盐，大火翻炒。这时，厨房里传出螺壳与铁锅、铲子及油煎烧煮发出的声音，犹如一场音乐会，可谓是旋律优美，悦耳动听。不一会儿，螺螺起锅时，满屋飘香。

母亲拿出几只小碗，每个碗里盛半碗螺螺，让我端给邻居小伙伴。几个毛头小伙端着碗，站在大树下，用手抓起螺螺放进嘴里一个劲地“嗍”，一口一个螺螺，一嗍一吮，螺肉就和着汤汁流入嘴中，那时仿佛尝尽了人世间的鲜美。家里来了几位客人，母亲就露一手，炒上一盆螺螺放在桌子中间，父亲陪着客人喝一口村里大麦酿的酒，嗍一个螺螺。嗍声此起彼伏，或大或小，时断时续。再说些与螺螺有关无关的坊间传闻，半醒半醉，沉浸在螺螺鲜美的滋味中……

现在生活好了，人们对螺螺的鲜美仍情有独钟。在酒店或街头大排档中，仍然尝到它的美味。有朋友来访，我都点上一盘爆炒螺螺，朋友大呼：“太鲜了！太美了！”

现在，大纵湖白壳螺螺华丽登场，身价暴涨。大纵湖水质优良清冽，白壳螺螺又是生长在水草中，肉质紧实弹牙，味道鲜美，还有一种淡淡的甘甜和清香，让人品尝后难以忘怀。“红烧大纵湖白壳螺蛳”已被评为“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”，也成了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点之菜。

青螺螺、白螺螺，我不会忘记那记忆中的最美味。

